

木瓜树下

□贵州贵阳 郭华

小时候,我总喜欢跟在爷爷奶奶后面转悠。他们经常在木瓜树下我那块地里劳作,春天在那块地里松土,夏天清理杂草,秋天施肥,初冬挖土豆。一年到头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总有忙不完的活。

有时候,爷爷奶奶没有去木瓜树下干活,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悄悄溜到木瓜树下玩上一阵儿。对于那里,我很熟悉,每玩一次,都看到一个树墩。木瓜树下,为什么没有木瓜,只有一个树墩?我很疑惑。

一次休息的时候,爷爷告诉了我答案。很久以前,那树墩就是一棵很高很高的木瓜树,枝繁叶茂,恰如莲蓬,还会结果。因为那株木瓜树,这一片土地才叫木瓜树下。那株树是爷爷的父亲,也就是我的老祖,花了很多精力种下的。树立在那里三十多年,以前还结过果子,每到秋天,红通通的果实挂满枝头。

老祖对木瓜树情有独钟。老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,很和蔼。他头发全白,耳朵有点背,常常佝偻着腰,还拄

着拐杖在屋里转悠,没有什么大事,很少走出家门。只有天气好时,老祖才会抬一个很高的凳子,静静坐在我家的小院里,望着远方,不说一句话。

小时候的我,太调皮,不懂事。每次看到老祖这样,我也学着他的样子,快步跑进屋里,费力地抬来一张凳子,坐在老祖的两膝之间,静静望着远方,也不说话。老祖看见我,似乎很高兴,摸摸我的头,摸摸我的小手,微笑着逗我玩,最后和我一起望着远方那株木瓜树,脸上布满喜悦的表情。

这样的时候,我很高兴,因为老祖总能给我一些小小的惊喜。有的时候会是一颗糖,有时候是一分钱。但就是那颗糖,那一分钱,总让我高兴一个星期,甚至一个月。

老祖不喜欢说话。听爷爷说,老祖的命很苦,年轻的时候,读过很多书,还有机会考上状元,可惜时运不济,生在晚清乱世。后来清朝被推翻了,祖父以为一切会好起来,可以在家里凭借自己的知识安心讲学,赚

点额外费用,平淡过完一生。可没想到,没过几年老祖又去当兵,一去五年,远离家人,笑容就少了。军营艰苦,他思念家人,更没有知心朋友,所以不爱说话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分了土地,老祖得到木瓜树下那块地,就在土坎后边那块土里栽上一株木瓜树。他经常浇水、松土,偶尔还弄点大粪浇灌,几年过去,木瓜树长成大树,会开花,还能结果子,还可以作为好的风景树呢!

木瓜树就是老祖的命根子,无论谁打木瓜树的主意,都会成为他的敌人。老祖天天戴着草帽,拿着水瓶,在木瓜树下干农活,精心打理那块玉米地,也注意着木瓜树的成长,才有了后来木瓜树的茂盛模样。

老祖去世后,爷爷特意将老祖葬在木瓜树下,还在老祖墓前种上一株小木瓜树,经常浇水、施肥,给它松土,希望它快快长大。木瓜树下,那里有祖父心爱的土地,也有他心爱的木瓜树。如果木瓜树长大,我想他会暗暗开心吧!

母亲的眼泪

□广东深圳 逢维维

母亲像孩子似的在我面前哭了,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哭。

父母住在姐姐家,我隔三差五下了班去姐姐家,既看望父母又蹭了晚饭。

那天吃完母亲做的饺子,收拾完厨房,我一如既往地在母亲的房间里陪着她说话。父亲躺在床上,似睡非睡。电视开着,我和母亲东拉西扯,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父亲的病。我问母亲,父亲怎么只吃了三个饺子,他不是最爱吃饺子吗?吃这么少,要找找原因的。要不要去看医生?顺便检查一下因咳导致的胸椎骨折愈合得怎样了?一说到父亲,母亲的情绪明显地激动起来。

“你爸现在是越来越让人讨厌了。别说别人有意见,就是我看了也有意见,做的事,哪一样招人喜?爱吃不吃,磨人鬼。”“怎么可能?”在我的追问下,母亲说起了父亲的反常举动。

看见粽子,他要吃。告诉他,粽子不适合他吃,吃了不消化,长期卧床的人只能吃些易消化的食物,他却

把眼一瞪,吵着就要吃,偏要吃。这不,中午吃的粽子,晚上就不要吃饭了。更可气的是,这几天,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,起床就把电视打开,声音开得很大,然后拿着保健锤,敲敲打打在身体各处噼噼啪啪的;要么就拿着刮胡刀在客厅刺刺拉拉地刮胡子,叫他不要搞出声音,等你姐夫他们醒了,再放声。可你爸就是不听,你越说,他越搞大声,因疫情滞留在家上网课的外孙只能收拾东西住在宾馆里,这不成祸害人的老糊涂了吗?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止不住地掉落。

我震惊父亲的反常。我不相信父亲的反常。要知道父亲可是人见人爱,像木心老师儒雅帅气干净,时刻替人着想超有修养的老先生啊。怎么可能做出招人讨厌的事情呢?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
我喋喋不休地数落着指责着母亲,告诉她对父亲要耐心要查找原因,不能对父亲发脾气,甚至威吓母亲,要想以后不孤单寂寞,老了有伴

相守,就必须像哄孩子似的哄着父亲,必须对父亲好。四五点钟,哪个不正是睡得正香的时候?他们都找我投诉,这不是叫我两边受夹板气吗?母亲的眼泪又像断线的珠子,止不住地掉落。

突然父亲冲我喊道:“维维,你差不多就行了哈。不许欺负我老伴!”我赶紧回头看躺在床上的父亲,笑着对父亲说:“心疼我妈了?还不因为你,让我妈作难。”父亲耳聋,他听不到我在说什么,奇怪的是,他能和母亲交流。我拥着母亲说:“看,你老公心疼你了,说我在欺负你啊?快别哭了,谁说我爸老糊涂了?”这时,母亲的眼泪又像断线的珠子,噼噼啪啪地往下掉。

母亲啊,一生要强的母亲,都说老来无泪,可你偏偏老来泪水多。既心疼儿女,又心疼孙子,面对父亲老来的境况,你更是心疼,这眼泪谁解其中滋味??

从那以后,父亲再没在四五点钟起床了。

夏天印象

□南京 刘月雄

又到了和夏天告别的时候。

夏天是什么?是争强好胜的小子,血性方刚,天不怕地不怕,鲁莽冲动,一言不合就脾气大发,要么热得你汗流浃背,要么雨浇得你猝不及防,要么虫咬得你又疼又痒。

夏天是什么?是无敌青春,激情澎湃,可以不由分说如火如荼,可以怦然心动如痴如醉,可以酣畅淋漓大快朵颐,可以痛快快肆无忌惮。

夏天是什么?是女人的花园,一个个含苞待放,花枝招展,或裙裾飘飘,妖娆婀娜,或短裙热裤,修长秀美的大腿,走得风生水起。

夏天最好客的是水,海滨浴场、水塘池湖,迎接扑腾而下的人,不厌其烦,掀起阵阵欢浪。倘若热情过度,一不小心水浪就成了拖你入深渊的魔爪。

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是荷,莲叶荷塘,绿叶大方地铺展着,快活的水珠

在上面吐露银色的密语,荷花亭亭玉立,避开世俗的喧闹,安静娴雅地编织与众不同的风情:粉色的花瓣温婉可人,白色的花瓣素雅若仙,忍不住要采了来,叶梗上的刺又不动声色拒你千里。

夏天最畅意的是凉风吹来,穿过黑发的风,从我们的脸颊拂过脊背,送来凉爽的味道;经风熏陶的叶子也都少了单调乏味的铺陈,前俯后仰仿佛吟诗赋词的学者,翩翩然,有了“风起兮云飞扬”的潇洒。

夏天最迷人的是夜,没了白日的炙烤酷晒,被风扇空调束缚的身体,迫不及待来到了户外,大家呼朋唤友,三五成群,一起奔跑散步跳舞,与蝉鸣蛙叫和着夏的情歌,宣泄着夏天未散的热情,大汗淋漓。

夏夜常令我想起童年的时光。那时房子太小,塞不下拥挤的热,家家户户的门口成了晒场,晒着大人们

的情爱八卦、聊斋志异及古今纵横,还有我们小孩扬起的串串欢笑,把天上的星星都勾了起来,密密麻麻的星星,不知疲倦地眨着眼,兴奋地跑到我们的梦里游逛。

夏天最恼人的是什么?是皮肤的煎熬,要遭遇热伤晒烤蚊虫叮咬及各种病菌的入侵,这些病菌贼头贼脑,一点点蔓延,渐渐有恃无恐至泛滥。人痒了去挠,不一会儿胳膊腿就肿胀得像错放的火腿,没了形象,忙集结于医院避难修复。朋友称这是排毒,是身体最好的发泄。可不是,这就是夏天,花草虫鸟,光影声色,不论好的坏的,都满满当当,淋漓尽致!

夏天像极了人生的年轻时代。青春的神情里没有矫饰,嬉笑怒骂,爱憎分明,精力充沛,朝气蓬勃,恣意任性;高谈阔论,激情飞扬,却又迷茫无助。就这样,让人又爱又恼,难以忘怀。

相约下一个夏天。

校门口

□南京 宋鲁宁

新学期,女儿上一年级。这几天为开学做准备孩子已经到学校去熟悉了几次。她每天上午8点之前到校,我骑着电动车送她去。

在出小区骑行到第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时,就看到在我们的前方、左右两侧的路口以及我们父女的后面,有许多和她一样穿着同样校服的小朋友都坐在家长的电动车上,一起准备向学校进发。大家相视而笑,这一刻,孩子们和家长们从幼儿园毕业已经憧憬了很久。这几天只是一年级到校熟悉新学校,但是十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多人的人流也称得上蔚为壮观。

驮着孩子们的电动车如过江之鲫般在车流中向前游弋。到了校门口,人更多,学校位于一条马路边,路两侧都是家长和孩子们。学校是封闭式教学,到校门口我不能再拉着女儿的手陪她走进校园,我止步,她继续前行,我和众多的家长望着孩子们,凝望着我的刚刚七岁的女儿

背着一个大书包向校园深处前行,突然我有点难受,这种触动心弦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。

小小的人儿又向人生迈了一大步,关键的一步,正像她的祖母所说,从此以后小丫头就开始紧箍咒喽。

10点半放学,校门口又满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,这条路虽然偏僻,但在这一刻却是拥挤不堪的。马路上的车辆开得很缓慢,车尽量让人先过马路,仿佛驾驶员们都理解这时候家长们急切的心情。

一班班的孩子们在各班老师的带领下举着各班牌子出来了,像开运动会一样。女儿的班级过来,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小脸,她双眼在人群中专注地寻找着我,我一把抓住她的小手,走向了放电动车的地方。

回家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又组

成了一支电动车大军,浩浩荡荡地向家骑去。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骑着自行车上学时的时光,故乡、街头、同学、单车、青春……

石榴红

□陕西汉中 羊白

金秋时节石榴红。

石榴原产自西域,汉代传入中原。据《博物志》记载:“张骞出使西域,得安徒林安石榴以归,名为安石榴。”我的老家在城固。张骞是我们城固人。小时候,爷爷就经常给我讲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。记得有一次,爷爷问我,院门口的石榴树、核桃树、葡萄,是谁最先栽种的?我说,谁会知道,自古就有呗。爷爷摇头,抓住我不放。我打趣说,自然是爷爷你的爷爷栽种的了。

爷爷捋一下山羊胡,郑重地说:“这些东西都来自西域,我们这没有,是张骞,把它们带回中原,然后才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……”爷爷说,石榴解渴生津,是干旱地区很独特的水果。张骞把这些异域水果带回中原,首先家乡的人民就非常喜欢,在庭院广泛栽植,年年岁岁,点缀着庄户人家的生活。时光荏苒,一年一度张骞墓的祭拜活动上,依然有摆放石榴、葡萄、核桃的习惯——这也算是一种深情的怀念吧。

现在西安的市花是石榴。临潼的石榴更是有名,已规模种植。说起来,石榴的分布极其广泛,南方北方都有种植。平常百姓都喜欢种在庭院里,作为一种风景树。石榴属于灌木、小乔木,一般不会太高,枝条柔美,主干易曲,有婆娑之美。我小时候家里院子里就有一棵石榴树,枝干虬曲。记得每年五月,石榴花便陆续开放。到六月,石榴花红得似火,很是耀眼。清晨起来,石

榴树下如果有落下的花苞,我们就会捡起来,找一个小棍,插在花托的正中,就是一个现成的“烟锅”,我们男孩装模作样地咬在嘴里,四处乱跑,逗得大人们尽是笑。

长大后得知,还有一种东西与石榴有关,那就是“石榴裙”。

石榴裙,据说是唐朝流行的一种裙子,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,不染其他颜色,往往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。唐人万楚在《五日观妓》中说:“眉黛夺将萱草色,红裙妒杀石榴花。”韦庄唱道:“莫恨红裙破,休嫌白屋低。”大诗人白居易也有:“移舟木兰棹,行酒石榴裙。”说起来,石榴裙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,因此才有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说法。在我看来,石榴裙不但是颜色上的,也是形态上的,倒过来的石榴花,不是很妩媚的裙子吗?

石榴熟透,会自然裂开,就像是一个人在张嘴笑,满嘴的牙齿,皆是玛瑙珍珠,晶莹透红,光是看上去就很诱人。吃到嘴里,更是清甜可口,甘美乍开。石榴的妙处,就在于肉质薄,就那么一点点,需要细细品味。猴急的小孩,吃得猛,会把籽核一起吞食,一把一把的,倒也是一种节俭的方式,有着囫囵吞枣的可爱。

岁月长,人生短。苦乐的年华里总有一些朴素的愿望,比如多子多福,合家团圆,衣食无忧,日子红火。幸好有红红的石榴,可以享用并寄托,让尘世的生活有了温暖的色彩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01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